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诗集

气候与临摹

"Climates and Copies"

*Poetries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录
Contents

(1~72)

竹盆景 *Bamboo Bonsai*

作为风景后一种放大，旧社会和古代两种地貌差异，竹叶对生难逃草植宿命，路过的和尚埋在盆底顿悟。

在非洲有一种会飞的鸟 *There's a bird that can fly in Africa*

两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絮叨，文学民主化灾难，与造反并不能带来自由，傍晚斜晖中，举人望着远处的香火，感到一切非常而正常。

移出行星行列

Demoted From Planetary Status

昨晚下过雨。雨是结果也是背景。下雨的夜里，睡着的人（也许不是他，那会是谁。是那个人）在梦中捡起一根宝剑，挥了两下，又把它丢回干燥起尘的地上。梦不是。

两个寡淡的桔子

Two Light-flavored Oranges

桔子是一件什么事，有和没有是另外一件事，剥开一个桔子放着，不吃，就像划一根短火柴，烧着了让它烧着。无论发生过什么事，历史上，一个鸟射去空中，收拢翅膀和鸟爪，稳稳停着不动的理由又是什么，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后来至少已经熟悉。

杂志 *Journal*

权力是慢慢形成的。当权力成为一种习惯，他们出门去寻找别的水源。他们真的伤心坏了。感到他们已经不是他们，腿脚抽筋，昏沉的脑壳仍在脖子上晃荡，要是一礼拜内毫无进展，他们便必须登上那个亮晃晃的山顶，从那里升仙，消失。

大乘 *The Great Vehicle*

我们一帮人要渡河去对岸，肥沃的土壤就在前面，我们的种子发芽了。天色在一段一段暗下来，一直没有船经过，我们感觉不会有船了，哭喊是没用的。我们也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岸边杵着。我们有时会怀疑，我们在开始吗。还是已经大规模开始了。这时，有几个等不及的，嚷嚷着要分头去找分水拐棍。

黄油 *Butter*

可是，不可避免的一与可是，一道本可回收的敕令，一只松鼠，突然以及那些憾事通常情况下总会在傍晚被想起，仿佛静物，而没有额外动作与对应的批复。

深秋诗节 *Verse In Late Fall*

有些树木已改变颜色。有些只是更多，不像在到来。这里阳台上积累了大量的光，光面，或明亮这种东西而没有实际质量，在无效的南方。有的仍在路上，劈来冲去，淹没在山山水水的纪律中，展开，包括打倒她们是不可能的，季节不对。两下敲门声，大概是送电炖锅的人来了。虎呢？下雪总归还要过些日子，但严格来说有些（虎）并不是方法，仅适合用来粗略统计。

麻将 *Mahjong*

A 在什么情况下等于 B，并且必定不等于 A。存粹的假设几乎从不出现在抽象且黑乎乎的群众中。与纯粹必定抽象且黑乎乎的属性并不矛盾。与在什么情况下一律无关。在一整个漫长下午，纯粹的神仙忽明忽暗飘荡在空气中。

另一座山 *Another Hill*

它是另一座山，也在南边。一座另一座山。与南边的其它山不同，另一座山的山上有一支瀑布。

接着，另一个湖的使用

Next, The Usage of Another Lake

有另一座山就一定会有另一个刺客，并且从湖水中缓缓冒出头，走回岸上。并且根据字面引申意义（不可能出错），她的头发上必定还挂着几个螺蛳。这还是在省着说的情况下。

对象

Objects

脑壳以外，不存在一种东西是红色。一个红色对象呢。比如村外的田畈中出现了一种不存在的幽灵，是红色的。甚至已经深红。该如何临摹。凝视。散去恐惧。

船钉

Saurogobio Dabryi

/ 鲤形目

/ 鲤科

/ 蛇 属，船钉。一种小型淡水鱼。如果你有更具体的想法或者想要进一步探讨某个具体的问题（比如佛陀，与分类让人迷茫），很乐意继续和你交流。

底层

Pariahdom

黑乎乎的在。一种在可以轻易搅浑，一种方言既是母语又像抚摸，十一月是第几月。十二月他才出生。一种家禽般的在便是坏人的标准。在永不损坏。在过去。海过去了的那种还在。

废物

Crap

借助云的引力，他勉强扛着脑壳。废物伸出一

根手指，在虚空中蘸一蘸，味道还行。一个植物几乎爬满整面墙皮。废物数完它的叶子，又开始正式怀念起这些云的移动。比天空还要辽阔的一件废物。

保险

Insurance

一个雨点，从空中掉落的一个雨点，一个确保雨点是雨点的过程，一个过程，在没有雨点经过的雨境中，一场诬陷隐约到来。

一个屋顶

A Roof

她生气。她的屋顶漏水。她生气那些瓦片。对下雨没有怨言。这是她厌烦的一种次序。她为这个生气。生气是她的原则，但绝不会因为下雨生气。她没有雨。她是在一个雨天出生的，

绝不会因为下雨而埋怨屋顶上的瓦片。这种次序不对。是的，是的，她这样想并生气是因为原则就是原则，次序就是她的原则，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她没有下雨的次序。她有一个漏水的屋顶可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下起雨来。雨有雨的原则。她会长命百岁。

足球游戏 *Soccer Games*

球有时会出界，球员很快会把球丢回场上。伟大的游戏。留给幻想公平的人类最宝贵的遗产。

又见鸟 *Seeing The Bird Again*

一个人离开两天后回到原处。两天内，一个鸟仿佛一直在原处的动作我不可能知道。我们的时空在原处交集，清理食槽和换水一直是我的

事。在我小的时候，一个猎人送过我一个猫头鹰雏。它后来没有成为梟。它在我手中夭折并不是我的错。错事总给我一种停顿感。一个错误在穿越时空混沌时会不断放大。不要进入它的时空。

一种任意的写作

An Arbitrary Form of Writing

是暂时的必定也是持续的返回这里就像苹果暂时落在一只苹果中在它腐败以前它们不会分开就像鸽子反复降临在他身上没有休息

十二个种子

Twelve Seeds

撒落在同一块地方，一个也没发芽。人们疑惑它们在黑乎乎的地下为什么不发芽。是湿度不够吗？还是气候不对。还是妈的我们祖传的农

耕知识终究还是失灵啦。路过的尼姑说，都不是。并且也没有为什么。尼姑在村里住下来。一口气住了三年。我们整整听了三年她那反复无常的笑声。

距离 *Distance*

走近看，是一个女人在树下低头数钱。一叠钞票在她手上一张一张匀速过着。她那种数法是数不完的。因而有时，她抬头，望着远处连绵的山丘叹一口气，接着又埋头重数。在她身后，是一株高大的落叶银杏。秋天，树叶金黄而闪亮。而从远处，以及更远处看过去，总体的秋天已熬到历史尽头，物候灿烂而残废。

龙之阶梯 *Stairway to Dragon*

一种稀里糊涂的高级虚构生物，龙。凶暴而形态多端，普通人蜕化为龙的想象延续至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龙除了有一定药用价值外，作为臆想中一种长条形生物，它还有梯子的功能。顺着它一路往上爬，可以看见尽头处有一座庙，到处喷着火。庙门槛上，歇着那些爬累的人。无限磕着瓜子壳，抑或发呆。

苦难 *Suffering*

正面潮湿，但说不出话来，它不会。不会一直在那里嘀咕的它。有一种苦难模型有时像爆米花，但统一不像爱情，那是一种奇怪得像一根筷子那样的颜色。现场几乎无法逃离。牙齿有问题吗？没有。去县城的路弯弯曲曲，太远。所有人在进进出出，修复。包括任何一个人以及她，放置在水面上，无法用语言正确区分开。心中的菩萨枯萎，再一次失去依偎。大的一次。也许会更多，但真的已经不能更多了。

世界

Jagat

正在发生的世界，一去不返的鹤，两个年久失修的阿富汗雨滴，尼群翻山淌水来到海边，世界忽近忽远，忽暗忽明，多余的牛奶最好倒掉。世界不分彼此、内外与好坏，要如何临摹，在农奴制逐渐被遗忘的一个早晨。在山水间。在无法不在总在迟到的世界，吃个苹果。

空格

Spacebar

在开始 以前没有 或只是还未开始 在开始
或扑棱着翅膀在没有 开始也没有无以前
一次不存在的接触鼓励它们 提前放弃 手段
并不复杂 开始的烟雾袅绕在那里 哪里 有
时开始 漫长的练习是需要的 开始只是一些
练习 后续的飞行仍是练习 但已开始了吗也

是没有的或只是回到开始总是这样 总是 甚至
至凑近看 忘记的比发生的还多

5

Five

一只手的扩展与延伸，在蝠鲞旁边，云有时。这是五个字：第五个是字。这因此成了一种额外的补偿，抑或由时代的缺陷导致？它已远离数字的概念，当它与更大的一相遇，并围绕，就像星星消失在繁星中请原谅，远离技术并呈现出漆黑一片的骄傲姿态。

插入

Insert

保持奇怪，也看看切尔西足球直播，这些年，美国终究还是成了一个国家。国家的生意，还

有什么？中心不可避免。渡过万难的菩萨们彼此保佑。

唉！

Alas

从贵州买来的女人生下孩子后没有离开，在村里住了下来。相当于从贵州匀来的这个女人也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女人，勤力又干净。当时，比如在一九八六年，贵州离海还很远。

客厅

Living Room

沙发，空调，一只鸟笼，花盆，有那么多东西填进这个客厅里，茶几上还有一堆桔子，还有墙，涂着字的一只画框和落地窗帘，它还那么空荡，足够装下一整个海，紧急的回忆和你，以及你们，以及夏天过去了。

诗

Poem

我在鸟旁边放了一个桔子，它（一个和尚鹦鹉）马上就不叫了。不再扑棱。我、桔、鸟，构成一个思想瘫痪的三角形。

它们连续吗，不是。

Isn' t There Continuity?

秋天，对和尚的指控在深入。我们对文学的看法较之交流的点到为止来得更加否定。我们激进地瘫坐在椅子上，始终吐着咖啡泡沫以避免主体性彻底消散。这是友谊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毫无疑问是充分信任。谋财害命这样的词语与我们毫无瓜葛，而想要闹革命还差得远哩，那个至高的人就在后山坡顶上，穿过树杈他在隐隐约约注视我们？以他的逻辑，应该说不会。

我们相信他的处境已非常糟糕。我们的不信任，但绝不是怀疑（我们总体上是香火主义者），与相信，但远没到信仰阶段，在程度上无非是一致的。对秋季的到达和圆寂我们提供了大量叹气式废气。从这蓬蔷薇科植物看来，时代并无不同，它，抑或它们？有时甚至扛不过一个季节。“加点什么，先生？”“不需要。麻烦换一下烟缸，范仲淹。谢谢！”有五花八门的时代。也有的不了了之。总之，麻烦的和尚并非我们的跳板。无论去哪儿，我们直接抵达。

释怀 *Let Go*

我把两盆红薯叶搁在窗轨上、它甚至都没有窗台、窗轨、一种窗门和纱窗可以在凹槽上滑动的结构、有轻微的风、一个植物这会儿的样子、在一个下雨早晨。

一只无毛猴

A Hairless Monkey

雨在下，小雨。雨是对雨的重复以及使用。在雨季是在什么时候？雨曾经与行星地表所有普遍事物相遇，在来的路上，达摩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雨因此脱离天空并永远与后者垂直，雨这个那个，下不动就停着。雨是雨落在一个雨中。

勺子点球

Paneka Penalty

罚进点球后，他缓缓跑向角球区，手臂在胸口划出一个十字，接着指向天空。他的头也望向天空，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在俯视着他。离他最近的观众像一群愤怒的猴子辱骂他，朝他竖中指，丢饮料瓶、硬币这些东西。

岛状物

Island

无意于铺开的一个事实，归功于潮湿的山和鸟，完全不受忧郁影响，是唯一的例外，也许还超越了一切否定。

树下避雨的书生

The Scholar

那是一种表演吗，还是在等待。走下一个斜坡，他勉强来到这里，旧社会风气在当时也还新鲜，只有飞过的猫头鹰理解飘散在他身上的那股腐儒气息，是淡紫色的，且均匀。他那根伸出鞋尖的大脚指头被一只蟾蜍亲吻，犯浑的脑汁水还在淘洗黄金。历史与语言的局限使他四肢发凉。就地刨掘并埋进坑里亦远非第一选择，现在，百事是一种蓝色的汽水饮料。

螃蟹绑架案

Crap Kidnapping Case

职业的枯燥，然后。然后仍是然后。这意味着悲剧一直具有五花八门的形式，在揭开锅以前，那条通往出口的最佳逃离路线已被剪断，仪式已完成，连同我们的运气老早已严重透支，要是事件不幸发生在树林中，就会涉及到对光的描述，撒落在小径上的光。而另一种情况下，光就是道路。不是吗，但也不会因此我们就更加密集，增加日常出门散步或减少，在风吹来的差不多的故事中，按照上头下放的要求，十一月在开始后便一直在下雨。

庐山

Mount Lu

一个人路过一个人有时会成为一个温暖的人短暂但温暖。一个人有时会路过一个人并感到离开也是有时是一种什么东西或只是离开。一个人总归会离开一个人尽管有时也路过都是好的温暖并感到一个人总在离开总是离开的人仿佛

一种什么东西很可能只是一种信息。温暖是好的并好好的独自一人时也要寡欢。

版本 *Editions*

在乡下，找到一种平衡，它是绿色的。那是一种暴力色彩。我们有时在夜晚的天空中发现熊或一个勺子，只是这有什么意思呢。去除定语，星空只是星空。住在那上面的上帝也是。

可移植文档格式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一个通用放之四海遵循能量守恒供求关系以及因果自然轮回诸如此类云云的早晨，你还有什么可陶冶的 .pdf

珍妮花

Jennifer

尼姑珍妮花住在深山的寺庙，她是在一个下雨天出生的，这很奇怪。珍妮花有一天也下雨没去工厂上班，她的自行车踏板坏了，珍妮花沿着村口的溪流闲逛，缓缓，不一会儿便迷失在山水间。珍妮花从小觉得她会成为一个尼姑，她的姑妈从小向她灌输这种迷信思想，尼姑干净，是洁净的，像出淤泥的莲花，这很像是一个信菩萨的姑妈会说的话。珍妮花在路过村后那个深井塘时总会摘上一朵洁白的莲花，握在手上，或紧紧贴在胸口，后来有一天下雨她不知怎么的在山里看见一个破败的荒庙她想，这也许就是她经常做梦梦见的这个地方。珍妮花很晚才回到家中，她不饿，简单吃了一块红薯就上床睡觉了。珍妮花，有一天仿佛像做梦一样她听见一个声音朝她喊，时候到了，珍妮。珍妮花就觉得奇怪，这是谁在对她喊话呢。这天下雨，珍妮花每天骑车去上班的自行车坏了，她坐在门槛上，看了会儿朦胧的秋雨，珍妮花想还是去附近散会儿步。珍妮花常常想出淤泥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天也是。也许是下

雨的缘故，她一边走一边垂头思想，很快便消失在山水间。天全黑了，这天珍妮花也没回到庙中。

政治诗

A Poem of Politics

一个拉票的政客说，她为人们说话。也许人们忙，连说话的空闲也没有。同理，诗人为云说话。而我是狒狒。进行中的槐树（他姓操）说，要是时间是一匹马，诗就是豹子。

午餐诗

Lunch Poem

这会儿阴天，中午，餐灯关着。烟缸中至少有八、九、十一个烟头，以及我还在这里。早晨，我读了万新的一首新诗，现代汉语诗就是西方诗，是的，我喜欢，点给它一个红心。我玩了几小

时牌，鸟儿一直卧孵在我的裤子上，但是请原谅，我不知道它有多孤单。弗兰克，你知道吗。希望下午出太阳，但看样子不会，但那样我就会出门散一会步，让风吹干身上发霉的外套。

温带

Temperate Zone

历史密集的地方故事总是类似。历史通常由冲突、纷争、闲逛，以及一些毛坯组织汇集成河流那样的一根带子、一个维度不断延伸它的暴戾因素，到处乱串。在历史打结的地方泉水清澈，水草茂盛，盐和铁是官方物资。历史总是忽明忽暗。历史上，一个人举起手，一直举着，其破罐破摔程度已超出人们对她的忍受极限。在温带也是。

读者

The Reader

天光在减弱，傍晚，树林里那个暗着的东西也许一直是暗着的，她不认识。她收起书，把书放入口袋，晚餐她有点想吃鸡蛋羹。她不想原路走着回去。她有这种直觉。轻度，但要绕过这个湖面又实在太麻烦她也从没试过。她还有一点文艺幻觉仿佛傍晚或黄昏是一场盛大的谋杀什么的。那就这样吧。

古巴糖 *Cuban Sugar*

如果是因为早餐的缘故。如果不是，雨也已经持续下了三天。雨不可计划。下雨是开始，也可能是一场经过。

雨中垂钓者 *Anglers In the Rain*

四把雨伞在湖边小树林，表示有人一直在那里。

雨飘了一上午。四把雨伞在那里。拍案而起。

无事牌

Safe and Sound

晾衣杆下还残剩几个水珠，危险但无事，在微风中摇晃。年轻的妻子在阳台上嗑瓜子壳，稍抬头，便看见郊游的丈夫正从远处袅袅归来。

同类

The Similar

与大鹏、稀有鸟同类。偶下厨房。时局浑浊的年景常在河边踱步，远离庄子与流氓。见庙驻足，遇蚍蜉哭。夜无梦。膝盖宽敞而乌黑。易挥发，敏感导致顿挫。冒泡泡也掉进坑里。顿悟漫长且费劲，晴朗的天气也掏出来甩一甩卵棍。气闷，但总得继续。因孤独而完整。

告辞

A Valediction

政府停摆有四十天了，台风地震这两天有点频繁，又有几千苏丹难民四处逃窜，西班牙警察抓捕十三个委内瑞拉（他们去西班牙干鸡毛？）黑帮“特伦·德·阿拉”嫌疑人顺便捣毁两个制毒厂，雨下了三天后今天阴转多云，雨离开但没有告别。无须告别。

饮茶

Tea

我坐着。裤子。一条裤边，蓝色，并且沉思。我的裤子，星期一。我是一。一根吸管。在逻辑中我不成立。在每个星期它开始，一条裤子黑色，但便宜，只有一条的那种滑稽沉在湖底，我忘了。谁还记得。谁是路痴谁记得。穿裤子，但不记得。同理，然而但是，这一切是真的，通往一条裤子并牢牢记得。但是但是，它蓝色。

小巧而活泼，但蓝色，要是还没忘。只是谁记得？是真的，不会随意脱落。但不是在星期一。有些天气只是符号，反之是不够的。有些是裤子与它的裤边，我也是。凶恶是不够的，它有瑕疵且假。或者蓝色，要不便是黑色，但是毕竟谁又会记得突然的天空和裤子的属性呢。

翻前挤压 *Squeeze Play*

莎士比亚，但这天星期一。英国人没有莎士比亚是不可想象的，真的，没有莎士比亚是不可想象的，他的鹅毛笔杆流淌着复仇和毁灭的毒汁。几乎无法想象威廉·莎士比亚是一个镶金牙的剧场老板，玩鸟或一度沉迷于木匠工作。莎士比亚的裤子。在没有莎士比亚以前，整个英格兰岛寒冷而潮湿，唯一的温暖从北大西洋海面吹来。有很多很多星期一甚至每隔六天就有一个星期一，这和莎士比亚不同，他的循环周期长达五百年。它也不是一种洋流，莎士比亚是英格兰国宝。足球也是。英格兰并不宝贵。

长风

The Long Wind

一种现象，经过树叶的摇晃成为一个声音事实，在星期一。这次带走的回忆是紫色的，偏淡，包含明显的制度缺陷。扩散远非它的目的，停下意味着消失。

一块黑板

A Blackboard

漏水、瓦片、跳、买珠还椽、一头小象（大象的一种？）、这里，以及旁边，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这些。跳、买珠还椽、漏水、瓦片、一头小象（大象的一种？）以及旁边、这里，用板刷逐一擦去，画上一个板刷，之后擦去，写上这里，已擦去。之后擦去。并擦去这些。写上花盆、漏水、在雨季的一天、象群继续前行、继续擦去、这里、一个指令以及其它。

惠子 *Hui Shi*

世道更替，转瞬又春，两人携手游玩山水。惠子说，我不是你（庄子），无所谓你知不知道鱼的感受，你愉快就好了。惠子说，我不是你（庄子），无所谓你知不知道鱼的感受，你愉快就好了。

电话 *Telephone*

头盔。会飞，但并不潮湿，电话。这不是一个看着像蝙蝠的谜语。不是一种好的习性，镀锌或闲逛，火焰推迟了。电话没有事先提示。九月，但也许已经是它能抵达并不再返回的最远距离。

歪理
Fallacy

有的诗看着像诗，那它。有的诗看着一点也不像诗，那么什么是诗。在斜坡上，一个人躺着，用腿使劲蹬一块大石头。石头松动后，缓缓倒下，沿着斜坡一路翻滚到湖中，炸起一支高大的水花。哦。

此处
Here

晴天，无云，鸟，竹子，程度，大江大湖，排列，塑料布，叫，红，红色，韬晦，疾速社会，快照，字母，十一月，传统，跨，电线。

伞

Umbrella

(一)

每天，梳理羽毛，更多的每天扣住。在法律描述范围内，情况每天不同。收拢，在每一天。下垂又是一天。

(二)

有些在旁边。有些不是，掉毛。在远处的一些来的更大，只能竖着。天空作为背景年轻，也竖着。而过去的那些已统一过去了。

(推)

清白的衙役，一边推开海。

(四)

地雷。

(五)

咬与气候无关，牌面又掉出一张无关张，山山

水水。这不是俳句。远眺倦怠的历史让他放心。

(楚歌)

墙。脱落的墙皮，纹理暴露它的个性，要是犹豫，那就让它再等会儿。墙，竖着或躺着，桔子是两个桔子，在茶几上。又或者一面墙，反射过来的光线毛糙，一些浪花也是。而墙，一道墙，看不出它安静，但声音的实现是必要的，从现实中如同庙缓缓从山顶升起令人叹息。

(七)

一片树叶包含一片真理。一片每一片树叶。每一片色彩形态呼吸都不同，云路过所有每一片枯树叶，秋天，在每一种自然组合失效后离去。

约翰·凯奇

John Cage

汤姆。汤姆·凯奇。汤姆等等，凯奇。一切都太神奇了。汤姆，猫，凯奇·等等汤姆，就连猫也是，人人都有名字，每个所有人因名字而神奇。就连约翰也是。洗礼者约翰，主最爱的

那个约翰,等等他们。人人都是小小奇迹,像素,弃婴,快从膝盖上掉下来。

缓缓

Fade Away

这会儿一个早晨,深秋,在进入冬天,我还在这儿,这里,安静而统一,一支瀑布干燥,衰缓。

地下海

Underground Sea

会过去。正在过去。更远的过去推动过去过去,巨大,沉默,缓慢,来到现在。地下有什么,也许海。在过去吗,海。会的,海会过去。现在,海就是过去。过去的海。过去后呢。不,只是过去。在过去,甚至更远,现在。甚至已经很远,那里的一片海,现在,那里正在过去,巨大,沉默,均匀而缓慢,一直在过去,是过去了的海,回忆,

现在，但过去了。不不，只是过去，在一种巨大而缓慢推动中，海。

香蕉

Banana

一支温烫的香蕉 夏天 一九九四年 私人的
记忆 画面 妈妈 河边的劳动者 一九九四
年或九五年 夏天里穿过树枝的那些光 一个
少年 九四年 也许九五年 夏日的光落在一个
劳动者身上 温烫 香蕉也是 妈妈 一个
少年低头看着街上的路面 一条河水是脏的
中午 光射在河面上 那些温烫发亮的闪烁
九四年 吃香蕉的妈妈 一条树荫下发亮的街
中午 一个少年正在长出胡须 过熟的中午
的香蕉 崭新 温烫 一个画面 妈妈和一个
少年 一条阳光下发亮的河水 夏天 或
一九九四年

中午和女人

Noon and the Woman

不止一次，中午，女人们在睡觉，另一个女人在山中，坐在树下休息，汗水浸湿了她的胸口。一个山中坐在树下的女人，不止一次，想起或没想起，她都不会忘记。一个女人不会忘记。另一个女人呢。一个疲劳、适合休息的中午，女人们有的睡着了，有的已提前醒来，她们不止一次想起，或老早已经忘记。她们发现一只手湿乎乎的，想起年轻时，它一定是一只柔软的手。中午大得让人犯困，女人们不止一次想起，或已经忘记，她们又躺下来，睡去。只有她没忘记，另一个女人，她在山上，坐在一株松树树下，在休息。疲劳使她踏实，她的胸口一起一伏，要是风更快些，那会更舒服。中午大得让人忘记，不止一次，女人在休息也想，但怎么也想不起。难道真的已经忘记。女人看着这双粗糙的手，想起年轻时，它也很柔软，仿佛另一个女人的手。但那只手要小一些，女人不会忘记，不止一次在中午想起，哪怕在这样的一个大中午，山上实在太安静，还没到中午，女人们便停止劳动，回家吃饭，休息去了。只有她忘了。或根本就没去想。中午，山中只剩下

她一个女人，她在休息，光休息就让她感到疲倦，但踏实，从脖子上渗出的汗水淌至胸口，它们已严重下垂。不止一次，女人想，或只是在空想，或只是无法忘记，在一个大得让人犯困的中午，女人们一个一个睡去，又醒来。剩下另一个女人在山中，坐在树下，看着对面的山，在忘记。不止一次，山中的中午静得让人叹息。

疾速剪辑

Short Montages

哪儿都有风—湖面—先是鸟，一小块草地，在哪儿都有风—头盔是蓝色的，哪儿的云？网状分布，今天是这一天—反之，在雷同的一天，光射在湖上—那是什么？鸚鵡利用喙和爪子爬上裤管，从背后它看着，也饮水—或朝它喷些烟雾，继续黑屏—在哪儿都是休息，饮水，抖抖鸟毛—这是玻璃，切入画面：啄拖鞋的鸟。爆炸！一切回庙，暮鼓响起，他们下山挑水去了 / 一只锥桶冰淇淋融化—一部大型推土机，步行小分队，鸟飞过，顺着—根漫长鸟屎坠落，头盔是蓝色的，巨浪撞击礁石 / 盆景，畸形—

端起水壶，饮水，这天的云。

装置

Installation

云，作为一种装置。云云。

诗学

Poetics

我可以写上一上午的一座山，尽管只是坐在一个湖边上。一座山，有人从山上下来，去镇上的集市，或者下山只为来河边挑水。我可以设想这些可能的动作，但它们与山没什么关系。一座（或一个）山只是在那里（哪里）的一座山，通过写作我们多少已经知道。知道它顶多只是一个山的概念，那空荡的山顶上是否有庙，有无风吹过，最近有没有下过雪，抑或虎的出没，这些噱头总归可有可无，一个山只是在那

里，并使得那里成为山。我们因此被问及哪里时便可以说在山那里。这是事实，再也不会搞错。有无穷种概念，在一千万万千亿概念中一个山安静且稳固，始终在那里，仿佛没有始终，山而已，是写不完的。而有的概念比如二氧化硅，就很少有人写。这大概是它属于化学范畴，而不是诗学。

旗

Flag

是一根竹竿让一块布更容易被看见，一个晴天。在这里，没有任何情感，但一直以来它属于其中最好的那一部分。是真的。入冬后，一起散落在地上。鸟飞去南方也是因为季节腐败。一直在南方的鸟呢。一直的意思，只能是这个意思。而你，是怎么爬上去的，并且被看见。

并且 *And*

鸟站在拖鞋上并且被看到，并且是一头和尚鸚鵡。并且和尚也是一种杂食性阶层，并且通常情况下已经吃过饭了。进入成熟期的和尚面善并且可以轻松施展轻功，无论年景好坏抑或刻舟，永远不落昏沉，短路，并且。

一只猕猴桃 *A Kiwi*

在一株温带树木上，它曾今是一只漂亮的猕猴桃。在人群中，它不在人群中。在新西兰岛，它是一种没有翅膀的鸟儿。在中午，它在这个中午，这里（一件瓷器）。在漫长的党派斗争中，一只猕猴桃远离火并。在乌央乌央当代，它物但同时保留种子的可能，且口感独特。它漫长吗，内部黑暗则必定经历漫长，在阳光下，它没有思想与精神。它曾经挂在一株树木上，是它自己挂上去的并且分裂膨胀。它有那么多的在，同在与同样多的不在，投降吧。

珍妮 *Jenny*

(动物园)

过多的休息，珍妮。过度休息是没必要的。动物园引进了太多火烈鸟，在浅水处找不到它们的染料，是没必要的。动物园是没必要的。武汉是动物园。

(铝)

珍妮。珍妮和铝。过多的蘸料，珍妮。冬天来了，珍妮越来越珍妮，出淤泥是没必要的。泥泞的珍妮，这一切太多了，太满，厨房已经满了，珍妮。永远不会太多。永远还很远，珍妮，城市是一切美好的消耗的开始。

(快递)

每天，太多快递，幽灵进进出出。每一天值得，像暴政。拥有每一天是没必要的。像抬走一件家具。

秋天的衙役

The Yamen Runner in Fall

幼发拉底河流淌着。县衙门前，那根拴马柱在雨水中闪烁着光芒，历史在缓缓延伸。马匹缰绳脱落，不知道跑去了哪里。密西西比河流淌着。尼罗河下起了雨。秋天，并不是说东拉西扯就是诗。正常的脱落是被允许的。

一件东西

One Thing

上帝创完世后，累了，他需要休息。这便是第七天。他看着世界，看到一件东西。也许是觉得它不好，又或者没必要，他删了它。书中并没记载这件事。现在，我们会常常感到，这东西来到我们身边。

碗
Bowl

那在那里的因为远没有来到这里，比海还远，过去的海。比如，一只碗。

茱迪
Judie

茱迪忘了带走午餐便当，脸画得跟关公似的，她出门去了。茱迪和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嗨，茱迪，小心火车。逛过黑暗而漫长的日子茱迪现在成为我们的茱迪。茱迪的火柴棍。茱迪和降落伞，以及忽明忽暗在茱迪的每一天。茱迪是一个鲸鱼的名字，从来都是。好的好的，茱迪说，既然茱迪从来都是一个哺乳动物。茱迪忘了。穿裤子的裙子，茱迪。

吃苹果

Eating The Apple

不同的困难在于它们的差异，不同差异的确定尤其困难，一只苹果与一只苹果不同的条件。一只苹果没什么不同。被吃掉的一只苹果与在没有苹果以前没不同，没法比较它们的差异，天气，以及位置。星期五是一个晴天，是因为这天星期五是一个晴天，而在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天。尽管以前也没什么不同。困难消失了。

物业的阴谋

The Conspiracy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阳光下，阴谋像鲜花、蚌、蚊针、去年、沼泽，一个丈夫呼吸缓慢跌出大雾不再与我们在一起，没有选择。

眼睛

Eyes

眼睛骨头痛，她讲。

(她讲，前世也不要跟这种人归出)。

囍

Double Happiness

一群人在屋子里开会。门关着。门上有一个钉子（微翘，没挂东西）。问题是，这个钉子是钉在门里还是门外？会议还讨论了其它事项。

汉语与黄昏

Chinese (language) and Dusk

秋天，反刍一片泡腾片沉思

在秋天要做的一件事。在你会

离去的那一天

化学
Chemic

(星期一)

尼姑与降落伞，阴天与一个杯子摆在餐桌上……
天线与谜语，等等这些，插座与鹤。接着一阵短促等待，发酵。它会发生。就像风与树木相遇，那种树叶翻动的声音会到来。这就像现实中坏人们总在一起，雨穿过天空落在地上成为水，裴总在阴沉的细雨天行走在机耕路上，走去寺庙烧香（在她还没成为尼姑以前的那些日子）。是自然的反应，不受气候影响。甚至能与河水流淌媲美。

(客户端)

在空旷的大地上没有你。在无底洞那是在每一次下雪后。在空旷大地上没有你。在空旷大地上你不在那里。在空旷大地上。在没有你一个空旷的地方，有客厅那么大。

（盒子）

一、黑，盒子，一根袖边是黑色的。鸟自身也是（黑 的）。盒子、一根袖边，鸟彼此分明。黑与黑单独、分明。一首曲子循环播放不断向前，反复开始黑乎乎向前。

二、盒子里，空心的菩萨永远望向远处。远处，黑乎乎的，在一道墙竖着的空旷大地上。

现在、这是一个盒子，黑。仿佛全黑。一个盒子，又空（内）又黑（内外都是），丢在地上（必然，我们想起）也不可惜。我们也是。必然的我们。

四、先是一个盒子。后续越来越毛糙，与锁定。问题就在盒子里。也是黑色的。在焚恨的尼姑出走的那一天。是我们首先来到村口的大香樟树下，仰头望着遮天的树冠，嘴里不断吐出的泡泡随风飘散。

现在、在有一间客厅那么空旷的盒子里，哪些是我们。而哪些原本就在那里。我们只是黑，黑乎乎的，并没那么空旷。而那些原本就在那里的便是我们的矿藏，在我们形成以前，它们已经在那里。而我们只是现在。

六、黑乎乎的盒子里，一首曲子循环播放不断反复向前。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现在，以及我们必然。

(孔雀)

一只茱迪的鸟，用它换来一个妻子。(它甚至是个病句)其它的是一点儿附属物。

(ChatGPT)

No ChatGPT!

Never.

Never chat with ChatGPT!

Never Never.

Never mind.

(降温)

在北半球也在东半球，在方便的时候，适当的降温是需要的。在北半球的东半球总是非常便利。街道两旁有从树木落下的叶子。那些树叶落下时的声音消失了。消失是需要的。有一条街上，所有人都互不认识，不信菩萨，但确实很便利。便利总会带来痛苦。痛苦是需要的，

几乎可以忽略它那扭曲的形状。在不管是不是八字不合的球面上，人通常是需要的。他们抬起一块石板，要把它运到山顶去。如同一个序。

（ 饿 ）

饿是需要的。中午，是饿让人变得聪明。

（ 追究 ）

一、炼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海。大炼钢铁的岁月会过去，海面上漂着一团暂时性浮游生物，在过去的海。海会过去吗。是的，一定。海如何过去。是的，一定。听过农夫与蛇与大老鹰的故事吗。是的，有时日子短暂，偏偏有时日子漫长而愉快。是的，但都会袅袅过去。

二、可以腾空，但不久会落回地上。但这已是在地上的另一次。是不同的一次。因此有时，所在的是一个总体上感伤的世界。感伤的在。因此甚至几乎可以忽略它那微湿的形状。

三、鸟，鸚鵡，一只和尚鸚鵡，你。你这样在键盘上搞破坏，怎么打字。这不是做鸟的方法。鸟在测量什么？以及依次类推是的，鸟会袅袅过去，甚至情理之中不鸟鸟之。

（蓝色荧光）

那蓝色照亮海面的闪光点来自浮游生物，像极了一次极小极小本可避免的书写。

（一件蓝色样本）

可以是一件雨衣。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百事是一种蓝色饮料，一九八六年，村里来了一个外地和尚。一条沟渠蓝色。可是天空为何蓝色？像极了一次写作，蓝色。本可避免的那种蓝。一次蓝色的运动呢。它会带来什么。一场革命有一种沉闷的紫色感，它会带来什么？一种深蓝几乎包围了整块大陆。在这一天，两条裤子，其中一条必定蓝色。蓝色是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颜色，正如二十一世纪是蓝色的。这并不需要多杂乱的逻辑，它们总是有相同的目的，不一样的无非是手段。蓝色干净，极度放松的一种色彩在一件蓝雨衣上。

（一把香菜）

水分、挥发油、维生素 C/K，钾和钙，香菜的成分完全不具备制造炸药的条件。

山上的动物

Animals on Mountains

干燥的季节正在到来意味着寒冷的季节即将开始雨季已经结束。淡季是常年的。在雨季结束又一个干燥的季节到来前，当地发生一声沉闷的巨响，住在山上的动物们开始准备那些安静的活动。

排风扇

An Exhaust Fan

阅读的滞后是正常的。一株在那里的树木（无花果树），一个人要走上三十里路才会到那里。她走了一个上午，中途还在另一株树木（也是无花果）下休息，也饮水，恍惚中感觉后脑勺长出了淡紫色的光圈。这也是一种幻觉。

松下相机

A Panasonic Camera

一件普通的事是云的移动，妹妹。用轻功，而不是云梯，一个人来到云上。让云运走。风和日丽，妹妹在清冽的溪水中练习浣洗衣裳。

农民，与下雪的关系

On Peasa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nowing

要下雪了吗。下雪是一件什么事。一个农民为什么终身是一个农民，要是下雪。不下呢。但下雪有助于农作物生长。这是下雪的好处。那为什么不只是下雪。下雪了，一个人在雪里进进出出，他不是农民。农民们坐炉火边，身体紧缩，搓着手。但千万不要告诉他们，下雪是多余的日子。并且由于下雪，会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日子。

鸟动

The Moving of A Bird

阳光出来了，要看住鸟，不要让它爬到苔藓上去。
捣毁那件旧的事物，我说的对吗。

一个动作

A Motion

一阵风从远处吹来，吹到这里正好停下。这是谁的风？一阵风（雨当然是）停着，它还是风吗。它没有。此刻，她感觉几乎可以用无聊而好奇来概括自己的一生。

天

Being

天单独存在，永不从存在退出。无色，鸡肋而枯燥。

○
A Full Stop

句号：。放大一个句号：○。使之成为一个散发着淡紫色光芒的存粹光圈，或一个皮带眼扣。诸如此类有的没的。

收藏夹
Favorite

诗从未从音韵退出，投入意义的琐碎。诗只是退出诗意（传统、当代、前、后抑或超世）与反诗意与非诗意与无诗意啥的，就像阳台上的鸟儿不再迎着下午的阳光唱歌，转而叫些唧唧喳喳鸟话。这些鸟话导致当地气候变化，云不像云，禽鸟乱射，人们神经断裂，宇宙加速涣散诸如此类清一色有的没的，正式成为相声的一种。

香烟

Cigarette

茱迪吸的烟雾比她掉的头发还多。这不够准确。茱迪吸过很多很多无数烟雾又吐出，茱迪的头发掉了又长出不同的头发，这根树叶很不一样。茱迪吸同一个牌子的烟雾，每天，每个早晨，她蹲在厨房点燃烟雾，像一只青蛙或以正在点燃一支雷响火箭的那种姿态，她从没学会游泳。茱迪和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是说茱迪有时会说她做的一切都没什么意思只是为了荣耀上帝，后来成为尼姑的日子越来越远了，有些日子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成为尼姑后也许她就不得不又一次戒烟，为这事，茱迪想过很多也很久。但每个人的生活中并不只有吸烟和成为尼姑这点事，茱迪有时忘了，她坐在阳台上一根一根数掉落的头发时谁也不知道她的脑壳在想什么，总之日子过得越多有些日子就会越远，紧巴巴的，一天仿佛有一年四季那么长的传统感受茱迪难免会叹气。茱迪有时看着一个云缓慢移动，会想起要点起一支烟雾。因此有太多的云，云的移动陪伴茱迪越来越远总在掉头发的日子。

修辞与功能

Rhetoric and Function

冬天，这会儿是冬天，一个画家在冬天不说话。他养的鸟在换毛。在非洲有一种会飞的鸟从不掉毛。这不说明什么，冬天不适合画画。它的核心功能是休息。冬天漫长，这会儿是冬天，这不说明什么，画家画画，他平常也很少说话。尤其在冬天，他养的是一种非洲来的鸚鵡鸟，非洲漫长而遥远，那里几乎没有冬天。这不说明什么。他是一个画画的，从没画过鸟儿。他因此养了一个鸚鵡，作为在休息时的一种观察活动，这个鸚鵡实在过于闹挺。画家只想休息，懒得说话，毕竟这会儿是冬天，他有一副画叫非洲的冬天，是一副抽象画，全世界只有他知道那个淡紫色的三角形是非洲。也是也许因为在冬天，画家对非洲有一种鸟雀换毛般的防御感，是用说话难以描述的。但这不是原因，冬天，他本来就不画画也不说话这两种极端表达方式，这也不说明什么，冬天，只是说这会儿又是一个冬天，一种标准气候现象。

一处建筑工地

A Construction Site

那么多材料，劳力，穿着荧光绿马甲，水泥车，两根巨大橘红色色灌浆嘴，如此杂乱的秩序，有一幢已封顶大吉，那个地基太浅了，旗，没有旗语只是随风晃动以及等着运走的山丘似的废土方，没有旋律的噪音，T字高空吊车，一切围绕它运转，有人在清洗路面等等上午的光线射着整个工地，没有评论。

人类简史

The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在没有人类以前没有人类。也没有世界。有了人类后，他们发明了人类，世界，战争（是战争产生了最初的人），货币，夏天，以及冰淇淋诸如此类有的没有一鞋要穿在脚上。

人与自然 *Human and Nature*

鸟（啾啾）爬上我的袜子。我抬起脚，把鸟平稳运送到窗台上。

一起 *Together*

I

移民在欧洲泛滥了，阳光不多不少，一只塑料袋在街上缓缓飘落。午餐与太阳在一起，附近，一条河流流淌在河流上，每个年轻人在昏睡中分到了音乐和钱。社会无效，但还活着，一眼看不到头。我和你，我们但主要是你，还在一起。离散，但一起。简洁，并优于所有形象。

II

奇迹，有一个奇迹，是标准的、第一个奇迹是什么并且谁见过。后来的光照射在一个奇迹上，它不是，光只是像奇迹。汉语中有一个成语和

光同尘并不是说与光在一起会获得幸福，而是一种东方政治手段。在下午你推开门，进门的那一瞬间。

珍妮的排斥性

Jenny's Repulsiveness

对花粉过敏，珍妮也不喜欢吃水果，即便写信时总也在床榻躺着，三月，心灰意冷的珍妮想起返回县城种蔬菜，但怎么可能呢她那么排斥县城生活。珍妮真的不喜欢在街上遇见穷人，还有下雨，这不正是她逃离潮湿的南方的理由吗。南方与虎与经验。听到雷声，珍妮总是躲得远远的。珍妮在一个星期三下午在公园看鱼群游来游去，它们只是无限地在那里游来游去，就这样珍妮想了一会巴黎，那里总是发生可怕的暴动，打砸抢啥的，这真的让人伤心珍妮想，后来她又去了附近的动物园看动物，它们，那些动物们几乎没有未来珍妮又觉得有些心烦她想，还是早点回到住处睡觉也挺好的。珍妮在街角地摊吃了一点素炒面实在太难吃了，在一个如此伤怀的季节珍妮想，是不是世上的每一个珍妮都像她那样善良呢，那就太危险了，珍妮希望她们一定要很坚强很坚强，反抗一切强迫，这样才有机会迎来幸福的未来。

现在

At Present

现在，当你来到这里便是现在，08:29，一个早晨，它们，无论桌子、云，都还在，认识。不是记忆。一个和尚是捏造的。一九八六年，他喝着一个百事路过村子是我们虚构的。并来到现在即这里，指示我们说，南无哦弥陀佛。

玄谈庙的竹林

The Bamboo Forest at Xuantan Temple

有一个鸟在竹林里，打草稿，庙门关着。在庙边上的竹林中，有两个人在打铁。一个鸟在农机厂的屋顶觅食。不远处，庙中，方丈和尚在睡觉。庙从夏天起就一直关着。这会儿是冬天，一个人扶着琴在竹林里睡着了。在农机厂对面的竹林，一个鸟在竹叶间跳来跳去，像是有大事要发生。庙安静，香火断了很久了。一个外来和尚走进竹林，带着一张捕鸟网，他很渴。方丈醒了，在打水，井水下倒映着上午的云。

在竹林旁边的农机厂，车床在高速运作，噪音很低很低，那张图纸不见了，竹林里，竹子在晃动中相互倾轧，鸟抓着竹丝，很稳。庙从夏天起就歇业了，和尚长出了头发，他有时早晨，坐在方丈室拨弄琴弦，附和从竹林传来的打铁声。养鸟是不允许的，在玄坛庙。在夏天到来时，他驱逐了最后那两个女尼姑，关上庙门。在竹林里，打铁的师徒要等到秋天才会更换落脚的地方。这会儿冬天。从庙门上的门缝看出去，有一个抚琴低吟的人在竹林里。

WIFI

Wireless Fidelity

感觉不到，但知道它在。这与相信不同。尽管相信也是无线的。在无限大雾中，庙从山顶升起（后，去哪儿了？不，庙只是反复升起。就像一个蓝脚鲹鸟不断进行重复俯冲。历史是一种局部信息，一道又一道过滤出残渣）。

虎 *Who*

大雪时节，虎微微泛阳，交配的欲望似一间寺庙从山间袅袅升起。又缓缓下落，是因为什么。虎作为一种传统语气，现如今（哪怕在当时，一九八六年，也已）近乎绝迹。所以不要说，虎忧伤。下雪了（下雪还要等些日子），虎总是轻快地活动在山水间，忘记了分析，也忘了饿。

一小片阳光 *A Little Patch of Sunlight*

每天都有阳光。是全同的。这一小片光射在近处的地板上，仿佛很轻，但不是很亮的这一小片东西，在我刚才下楼走动时，那满街的光射在我身上，原始极了，现在，奇怪而恍惚并在那里。

十月初一日寒衣忆剡溪兄弟
In Reminiscence of Wang

同窗逾手足
忆往还成空
少别乌有见
冬长添轻衣

一处远景
A Distant View

白云似的污吏像狗一样在远处默默啃食自己身上的骨头。傍晚有 3% 的可能性会有一架降落的波音从半空掠过。

一九九四年
1994

我们去藏在连绵山丘中的水库春游，一九九四

年，有自行车的同学我们很羡慕他们学会了骑车。我带了黄油面包和随身听。一个书包里藏着猪油和盐巴的同学问我我们这是去哪儿。我们从没去过那么远的水库，但他是游泳高手，他说，到时候我的任务是捡些干柴火，一起搭个灶。可我准备了面包，我的面包，干粮。我的索尼随身听在播放《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我们走了七八里山路，还没到水库，看见几个折回的同学。他们说马上要下雨了，回家吧，快回家吧，龙要来了。我在雨中的水库水坝上听了一会郭富城。

空投 *Airdrop*

下雨？
不是。
什么不是下雨？
没有在下雨。

（树枝）

捡起一根树枝，丢入空中。

（画面）

下雨了吗？
谁？
是什么在下雨？
没有。

（引申）

不是。
海，

过去了。

（远处，一根树枝落回地上）

比远处还远更远，越过一座山，远处，一场雨停着。一种整体向下的姿势，局部高高掀起。

（画面）

因为什么不是？

不为什么。

海呢？

过去了。

一定？

是的，一定。

（动作）

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又丢回地上。

（对话）

就因为有什么在过去？

不是。

那什么在过去，海吗以及什么是海？

没什么。

（下雨）

但雨是肯定。

是吗？太素了，雨。

（画面）

有一天，在所有一天其中有一天，在也许所有的一天，某天，或只是一根树枝随便丢在地上那天，一个画面。

（一个姿势）

高高翘起，但整体向下。在一眼望去，远处。

（铁砂掌）

它如果不是风，至少也是风声。但那是在下雨前，远处，而不是民族大义。

（树枝）

树枝，丢在地上。

什么东西不是？

不是一根树枝丢在那天的那天。

但会过去，或者一定会过去因为画面的缘故？

那是海，

海会过去。

（分析）

与一根树枝不同，雨落在地上成为水。

(画面)

现在几点?

不是,也没有。

脑袋呢?

一个装水的容器吗。

不是海?

现在几点?

(一根上午十点的树枝)

牢牢丢在地上。

(远处)

海在远处。远远看过去,越过一座山,忽明忽暗,
一片地上的海。

(来源)

必须剥夺源头、雨的势能、否定以及整体,让
一个动作降为一种姿势,以及更远,一个画面,
一次微小的谈论。

(叹气)

有什么在那里?

伞包吗?降落伞。

是吗,看来你真是个庸人。

(比远处更远)

不是我。不在那里。在一根树枝牢牢丢在地上那天，词语不是我。并回到游戏画面。

(画面)

它是一根树枝丢在地上？

不可能。

有原因吗？

没有，一根树枝它只是停在空中，直到永远。

因此永远有多远？

一直那么远。

(反问)

不算下雨吗？

不，我们不考虑下雨的情况。包括季节变换，以及其它杂七杂八历史进程，并以一向骄傲的姿态高高撅着。

(猜疑与否定)

那在这个可疑的伞包里只可能是一只公鸡。也不可能。要是提前考虑到下雨的情况。也不是，下雨已经是另一种情况。更复杂的情况是雨停着，不下。

(Pickup Artist)

用什么，诗歌吗？

真棒。

下雨呢？

落在地上，雨成为雨水。

(画面的反面)

不，不考虑下雨的情况。排除一切雨，以及雨作为一种更深的背景。海也是。以及寥寥记忆。

不，只是排斥那种整体向下的画面。

(鸟呢？)

鸟也稳稳停在空中，不动。

空中哪儿？

不，在画面外。

无须否定？

是的，一定。

(捡起一根树枝)

为什么不？

就因为它又重新丢回地上？不，这只可能是在假设。

为什么？

是的，为了什么？

（远处）

在越过一座山的远处，甚至更远，一直到永远，来到我这里时，它们已过去了。

（画面：一根树枝牢牢丢在地上）

是下雨吗？

不是。

庙？

也许吧，谁知道？

（赋）

每一天。在每一天的一天，甚至在所有每一天，整体向下，但局部高高掀起，朝向天空。既不是谁，也不是我，词语不是我。

（乱：）

不为什么。也不是为了

一把雨，

重新丢回地上。

像一个陶醉的奴隶
Like An Intoxicated Slave

今日小雪（当然，下雪还要等些日子）。是真的。有雾气的早晨，没去河边垂钓。今日有朋自远方来：几个奇怪的概念、组合与构成事件。鸟嬉完水在炸毛晾干，此刻，又一册书（72页）写完了。何时完？结束何时：那里，云，海（在过去）或记忆，山水间山山水水。（再會！）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 《瀑布》(1~6)
- 《在沒有鳥以前》
- 《鯉鳥的俯沖》
- 《堤岸》
- 《鄉紳的經驗》
-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 《斷路器》
-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 《下雪與舊社會》
- 《坍塌》
- 《扭曲的意圖》
- 《山水畫框》
- 《過去的海》
- 《敘述和抒情，2025》
- 《吸管》
- 《氣候與臨摹》

長篇

- 《散裝麻雀》
 - 《百鳥無踏》
 - 《釋放一種藍色》
 - 《鵝》
 - 《敘述和抒情》
 -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 《玄談廟》（戲劇）
 - 《聖·張長衫的講述》
 - 《自傳：昏厥與返回》
 - 《雲雲》
 -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 《圖森》
 - 《裴》
 - 《派拉佛頭》
 - 《烏雲》（戲劇）
- 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